

#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基督论，第 7 节， 现代基督论，第 2 部分，巴特、布尔特曼和 潘能伯格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基督论的教学。这是第 7 节，现代基督论，第 2 部分，卡尔·巴特、鲁道夫·布尔特曼和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

我们继续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研究现代基督论。

他对 20 世纪的西方神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他来说，基督论是神学的核心，为了有意识地回应他所学的上个世纪的自由神学，他肯定了前五个世纪关于基督的古典正统论述。巴特师从当时一些领先的自由主义者。

他曾担任牧师，但那种神学根本行不通。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发现了圣经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并开始宣扬它。我对巴特的介绍大部分是正面的，但我并不是有意的，我并不声称自己是巴特主义者，而且肯定存在问题。

例如，我博士生导师埃米尔·布鲁纳（Emil Brunner）比巴特更了解他，他拒绝承认历史的堕落，这造成了许多问题，但他们却相信人们确实是罪人，需要得到宽恕，诸如此类。然而，巴特对圣经的运用也比他的圣经学说更好。他没有承认任何无误性之类的东西。

总体而言，另一个大问题是他的神学倾向于普世主义。他否认这一点，但许多人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他否认，但无论如何，他的神学还是倾向于普世主义。因此，尽管有这些警告，我还是同意。

他肯定了前五个世纪关于基督的古典正统论述。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忠实地坚持古典基督论，而发生的转变也在这个框架内，特别是自从他在 1931 年研究安瑟伦的《信仰寻求理解》以来，这是英文翻译。巴特一心想彻底地集中研究整个系统神学的基督论。

在他著名的《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中，他写道：“当然，教会教义学必须从整体和各个部分的角度来决定，就像圣经所证实的、教会所宣扬的上帝启示之言是其唯一的标准一样，就像这启示之言与耶稣基督是同一的一样。”如果教义学不能将自己视为基督论，也不能使自己被视为基督论，那么它肯定已经以某种异类的方式屈服，并且已经濒临失去其作为教会教义学的特征。根据巴特的说法，耶稣基督是上帝所有方式和工作的开端。

一切都始于上帝选择神人耶稣基督。因此，其他一切都必须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待。我一直在思考他的神学的不同方面。

据我所知，我曾写过一本关于选举和自由意志的书，他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理解选举的人，最终，我认为这是一个辉煌的失败，因为我们在世界建立之前就在基督里被拣选了，以弗所书 1 章，巴特的意思是耶稣本人是每个人的选民和弃绝者。再一次，这表明了普救论的倾向，他以独特的方式教导了这一点。他影响了其他跟随他的人，但这不是以弗所书 1 章的教导，即上帝选择人们，让他们有希望加入基督。

它没有谈论基督的拣选。事实上，巴特把基督作为他思想的中心，有时他被指责为基督教主义者，强调基督的方式损害了他的神学的其他方面。这是真的。正如我所说，我研究过布鲁纳，布鲁纳和巴特在自然启示和自然神学方面发生了冲突。

不幸的是，布鲁纳使用的术语不清楚，但巴特却反驳了他。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德国对神学的兴趣如此浓厚，以至于巴特写了一本名为《九，不》的书，愤怒地回应埃米尔·布鲁纳，人们买了这本书。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回过头来看，巴特坚持认为所有启示都在基督里，从而否认上帝在创造中的启示，这完全是错误的。

诗篇 19 和罗马书 1 是教导上帝在创造中启示自己的关键地方。现在我再次说布鲁纳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他谈论的自然神学让巴特感到紧张。这更像是一种自然或普遍的启示。

未得救的人确实有自然神学，但这些神学都被罪扭曲了。无论如何，基督教主义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巴特在古典正统神学的框架中看待基督。

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古代教会的基督论。其核心论断引自古代教会的基督论，即上帝与人合一，耶稣基督，既是真正的上帝，又是真正的人，这再次引用自《教会教义》。当自由主义者指责迦克墩会议唯理智主义，强调理智而贬低圣经教义时，他回答说，会议无可指责唯理智主义，因为在谈到基督一个人身上的真神和真人的两种性质时，它无意解决启示的奥秘。

这就是指控。它试图推测和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却感知并尊重这个谜团，结束语。这正是我们看到的迦克墩所做的。

它没有解释这个奥秘，因为它没有完全解释它，所以你无法完全解释它。这带来了批评，对吧？但在这里，他为它辩护，这真的令人鼓舞。巴特说的另一个地方，人们也可以说迦克墩信经实际上就是约翰福音 1:14 的解释，道成了肉身。

巴特甚至为非人格人性、基督的非人格人性等抽象术语辩护。也就是说，他否认除了道成肉身之外，耶稣这个人的存在，他肯定耶稣的人性从马利亚子宫中诞生之初就不是非人格的，而是与圣母子宫中的道相结合的非人格的。所以这些都是保护基督神性和肯定基督人性的方式。

毫无疑问，巴特完全认同古代教会的基督论。事实上，由于他的缘故，许多圈子里对古代基督论的兴趣和接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大大复兴了。追随巴特，许多人甚至愿意再次接受童贞女生子。

我之所以说是“甚至”，是因为自由主义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例如，埃米尔·布鲁纳否认基督是童贞女生子。他认为这是新约神话的边缘，我引用卡尔·巴特的话，埃米尔·布鲁纳否认童贞女生子是一件坏事。

这让他的整个神学理论都陷入了负面的境地。上帝在我们主生命的开始和结束处都设立了路标。一个是童贞女生子，另一个是空坟墓。

我们不敢移动路标。布鲁纳觉得自己被巴特压垮了，巴特成了巨人，两人之间有些不和，因此布鲁纳一度不明智地称巴特为德国神学独裁者，这无疑是因为巴特写了《九，不》这样的书，而人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布鲁纳无疑对此感到痛苦，称巴特为德国神学独裁者，这是对希特勒的指称，说得很糟糕。然而，这是应得的吗？巴特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客户。

巴特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古典三位一体的教义。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启示，那么就有一位上帝在耶稣身上显现，如果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和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要真正有效，那么上帝本人必须把这种启示带给罪人。他所做的是从基督开始，并肯定三位一体的教义。

三次，上帝自己是他自己话语的主体。他是启示者。那是圣父。他是启示，那是圣子。

他是启示，即圣灵。这只能意味着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再次引用巴特的话，是未受损害的统一，但他也存在于未受损害的差异中，作为启示者、启示和启示。从这里你会发现巴特使用了他自己的术语，但他是肯定的，他非常以基督为中心。

他肯定了传统的三位一体教义。事实上，他强调上帝在内心深处是三位一体的。仅仅接受经济三位一体是不够的。

经济三位一体是显露在世界、行动等方面的三位一体。正如以弗所书 1 章中所说，父拣选，子救赎，圣灵是父在信徒身上的印记，保护他们的救恩直到最后。这就是经济三位一体、行动中的三位一体、功能性的三位一体。

但巴特也接受了本体论或即将到来的三位一体，即上帝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难怪对巴特来说，耶稣基督的神性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事实上，在《教会教义学》的早期卷中，基督的中心地位得到了如此多的强调，以至于巴特被指责将耶稣等同于上帝，以至于他的人性退居次要地位，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反对耶稣和上帝。

公平地说，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批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此进行了更多的平衡。基督教会一直通过强调圣子的人性来避免某些危险。这种对比并不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对比。

这不是三位一体之间的对比或紧张，而是圣子以人的形式服从圣父。福音书将耶稣的受难描述为上帝的行为，这与人的自由行动和苦难相吻合。但这种人类的行为和苦难必须被描述和理解上帝自己的行为，因此也是上帝自己的受难。

而这种说法，看起来他越界了，几乎是在传授一种他否认的宗派主义，但他却以这种方式发表了极端的言论。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看到巴特的思想发生了某种转变。他仍然坚持认为，上帝才是耶稣启示的真正主体，但现在重点更多地放在耶稣身上，他是人类的真正代表，因此，他是上帝的人类伙伴。

耶稣基督是上帝真正的伙伴，只有通过他，其他所有人才能成为上帝的伙伴。当巴特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时，出现了更为激进的新趋势，这将使西方神学走上一条远离古代教会正统立场的道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些，首先是鲁道夫·布尔特曼。

他是一位天才，是许多研究领域的先驱，包括形式批评、圣经神学，他还就这一主题写了一本书。他为《约翰福音》写了一篇精彩的评论。他不断探讨释经学，但其中肯定有自下而上的基督论，但也否定了许多基督教教义。

我记得在神学院的课堂上讲授《约翰一书》第 2 章希腊文版，其中写道，约翰告诉他的读者，你们都知道你们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导你们，但上帝的恩膏，即圣灵，教导你们，你们知道一切。意思是他们不应该因为那些教导错误的基督论和伦理观的假教师离开和拒绝他们而感到沮丧。他们应该信任主、使徒和圣灵，继续前进。

在这方面，我记得学生们在课堂上感到困惑。布尔特曼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是否知道约翰一书 2 章中的意思？他是否知道父与子？我不会轻易对别人下判断，好吗？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么多，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答案是，这是一种以信仰为依据的知识。甚至一个相信耶稣的小孩也知道

父与子，而布尔特曼却不认识他，因为他否认道成肉身、基督的神性、奇迹、天堂和地狱、耶稣第二次降临时的复活。

多么可悲的状况。但他无疑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新约学者。二战后，随着鲁道夫·布尔特曼的去神话化计划和他对圣经信息的存在主义解读成为神学讨论的新中心，发生了转变。

对于布尔特曼来说，基督的十字架是所有神学的中心。但他对十字架和耶稣本人的态度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巴特截然不同。首先，布尔特曼从激进、批判的角度看待《新约》。

作为形式批判学派的一员，他认为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并不是事实性的历史，而是早期基督教社群神学的产物。在口头流传和定期布道的过程中，耶稣的原初历史被加上了各种传奇色彩。于是，新约圣经呈现了一个三层的宇宙，上帝和天使在这里，人类和动物在这里，魔鬼和地狱在这里。

这是他的观点。我们根本无法接受。然而，新约的信息很重要。

因此，确切地说，那些传说和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元素需要被去神话化，以便使信息对现代男女来说更易于接受、适用并改变生活。此外，作为宗教历史学派的代表，布尔特曼还看到了新约信息与当时非基督教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我读到他的新约神学时感到有些震惊，他对约翰的神学说了很多好话，对保罗的神学也是如此，然后当他谈到他们的共同点时，他们达成了一致，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来自神秘宗教和原始诺斯替教。

我当时大吃一惊。它就是前基督教诺斯替教，但后来被驳斥了。这是二世纪的现象。

我们在《约翰一书》等书中看到了一些初步趋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基督教之前的诺斯替教并不存在。因此，他的前提是，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并且它们在这种事情上相互影响。新约的规范性或启示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

在这里，他找到了新约作者对耶稣及其死亡和复活的神话解释的背景。巴特和布尔特曼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是，布尔特曼试图将新约中关于耶稣及其工作的所有内容转化为人类学范畴。我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著作中发现另一种方式，这是表达信仰自我理解的另一种方式。

那是，这与我们有关。这与我们有关。事实上，左翼激进哲学家和无神论哲学家说，鲁道夫，你做得很好。

你很聪明。你做得很好。你吸收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你做得很好。

如果你再去掉一事情的神话，你就会和我们站在一起。但他拒绝完全去掉上帝的神话。哦，天哪。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对布尔特曼的深刻影响。对于布尔特曼来说，我们的神学知识同时也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事实上，他的一位学生确实将上帝定义为一种信仰的自我理解。

整个事情都进入了内心。这太离谱了。我们不能不参考我们自己具体的生存状况来谈论上帝。

我们谈论耶稣基督时也是如此。同样，我们谈论他时，不能不谈论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所有神学和基督论的话语本身都是人类学的话语。

保罗的神学也是如此，他引用了布尔特曼在他的《新约神学》中的话。关于基督的每一个断言也是关于人的断言，反之亦然。保罗的基督论同时也是救赎论。

布尔特曼在 1941 年的著名演讲《新约与神话》中总结了整个方法，并在演讲中启动了他的去神话化计划。他的出发点是坚信新约充满了神话。所有作家都思考古代世界图景。

我已经说过，宇宙被视为三层结构。是的，是的，上帝本人不断干预这个世界的事务，并导致奇迹发生。他不相信这一点。

那是神话的一部分。然而，这一切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再也无法接受《新约》中耶稣的道成肉身、行神迹和赎罪的讯息了。

我没有说有限。我说的是真正的赎罪、真正的复活和真正的升天。所有这些都属于信息的神话框架。

发现信息本身的唯一方法是彻底彻底地揭穿《新约》的神秘面纱。但是，我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又犯了老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吗？他们不是也这么做了吗？布尔特曼意识到了这里的问题，但他坚持认为，他的揭穿神秘面纱的计划与老自由主义者的计划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自己的方法完全不同。

这并不是对圣经传说的抹杀，而是对传说的重新解读。我们的任务是找出作者们试图通过这些神话来表达什么样的宗教体验。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

这些人发现，在拿撒勒人耶稣的十字架上，他们从罪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请注意拿撒勒人耶稣。他不是神人。

同样，我们也必须消除耶稣的神话色彩。很明显，新约圣经对耶稣进行了神话般的解释。它说耶稣是一个先存的超自然存在，他降临人间，并以奇迹般的方式诞生。

他以人的形态，为世人的罪孽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他又复活了，并以奇迹般的方式回到了天堂。将来，他会从天堂回到人间。

所有这些都是纯粹的神话。如果你想真正理解耶稣，我们必须再次将其转化为人类学的存在主义范畴。新约作者真正想做的是一次又一次地引用他的话来表达耶稣这个历史人物的意义和他的一生。

引言结束。他们试图说的是，引言：耶稣的形象不能仅仅从他的内心世界背景来理解。在神话语言中，这意味着他来自永恒。

他的出身不是人类，也不是自然的。引言结束。用普通话来说，这就是它的真正含义。



在这个人身上，他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从底层谈论基督论，他的父亲和母亲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熟知，上帝的救赎就在那里。用神学语言来说，这意味着这一点。这个人是伟大的末世论事件，可以带给我们一种信仰的自我理解。

这种新方法意味着圣经信息的巨大转变。毫无疑问，教皇蒙特的神学中存在许多圣经主题，但他的基督论与信条完全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赫尔曼·萨萨曾这样表述：讽刺是应得的；我很抱歉。

耶稣基督并非由圣灵感孕，并非由圣母玛利亚所生。他没有受苦，而是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并被埋葬，但他没有下地狱，没有死而复活，没有升天，没有坐在父神的右边，也不会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我们只能说，以某种方式，救赎的末世事件发生在他身上。这一事实是他的门徒在他死后不久发现的，这就是所谓的复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他是 20 世纪新约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

然而钟摆已经摆得太远了，它必须摆回来，而且它确实摆回来了。但在我们谈论这个话题之前，JAT Robinson 还是比较出名的。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全面，下面我将谈谈 Hans Kung 和 Karl Rahner。

当他真的用通用语言使用去神话化程序时，他对上帝的诚实震惊了英国民众。现代人只知道一个现实，即这个宇宙；思考和谈论上帝只有一种方式，不是从上帝存在的角度，而是从深度的角度。上帝是我们存在的基础。

他实际上是存在本身。这听起来像保罗·蒂利希的激进基督论、神学。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终点。

另一些人则走得更远，提出了“上帝已死”的神学，这意味着传统的上帝观念是错误的，应该被抛弃。新基督论集中的背景是现代人的无神论。奥斯维辛之后，现代人不再相信上帝，至少不再相信传统的西方有神论。

确实，这个上帝已经死了。我会回到罗宾逊，但他对上帝诚实震惊了英国人，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困惑，甚至让那些感到沮丧的人感到他们不再相信

他们在主日学校和宣扬上帝之道的圣公会主教那里学到的耶稣。20 世纪下半叶的两个重要人物是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和尤尔根·莫尔特曼。

潘能伯格在他的代表作《耶稣、上帝与人》中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更喜欢自下而上的基督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基督论。他试图向现代人传达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使用了自下而上的绝对基督论和相对基督论之间的区别。

他从底层开始，但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直奔空墓，相信耶稣的忏悔，最终肯定了传统的道成肉身观。他为什么要从底层开始呢？这样的方法预设了耶稣的神性。这使得我们很难认识到历史上真实的拿撒勒人耶稣的显著特征。

它实际上通过集中讨论上帝之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采取了上帝自己的立场。这种对自上而下方法的拒绝并不意味着潘能伯格完全拒绝道成肉身的思想，也不意味着他认为基督论的道成肉身是一个完全的错误。事实上，他本人也接受道成肉身的概念，但他认为传统基督论的一个错误是将这一概念作为基督论的起点而不是目标。

我要说的是，约翰和保罗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尽管我确实很欣赏潘能伯格的许多结论。潘能伯格也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但为了发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下面开始，即从历史上的耶稣开始。但是，我们真的能了解这种活动和耶稣作为人的命运吗？与布尔特曼不同，潘能伯格同意布尔特曼极端怀疑论的后布尔特曼主义者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我们确实可以追溯到使徒的布道、宣讲，以及他们向历史上的耶稣传达的信息。

从福音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的直接背景是犹太人的末世期望。耶稣期待历史的绝对终结，死者普遍复活，天上人子的出现，以及最后审判的开始。在他的框架内，耶稣履行了他的职责，召唤人们进入在他身上显现的上帝之国。

从这一切可以明显看出，耶稣宣称拥有巨大的权威。他宣称自己说话的权威不亚于上帝本人。同时，这一宣称具有预示结构。

它需要上帝本人在未来证明其正确性。这可以说是他方法的天才之处。然而，耶稣对这一证明的期望似乎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失败。

因为他被自己族人的领袖判处有罪，随后被罗马人以叛徒的罪名处死。他死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伟大的奇迹发生了。

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从而证实了他和他的主张。诚然，历史的最终结局尚未到来，但耶稣的复活只能意味着对这一结局的预见。与此同时，这也表明了耶稣的真实身份。

在复活中，自下而上的基督论产生了末世基督论，其中明确指出，作为这个人，作为一个处于这种特殊境况、肩负特殊历史使命和特殊命运的人，作为这个人，耶稣不仅仅是人，而且从他死里复活的角度来看，他与上帝合一，他自己就是上帝。这是潘能伯格的引文。但这与我们读到的关于历史上的耶稣认为自己完全服从于天父的说法不矛盾吗？潘能伯格的回答是，回想起来，这种服从是耶稣作为儿子与天父的本质统一的表达。

作为完全献身于天父的人，耶稣是上帝神性的启示者，与上帝的本质密不可分。因此，早在复活节前，耶稣就是上帝之子，尽管当时还不能被认出来。是的，童贞女生子的传说证实了他从一开始就是上帝之子。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谈论他的先存性。上帝一直与耶稣同在，甚至在他降生之前也是如此。归根结底，我们只能从道成肉身的角度来谈论耶稣。

尽管我们不能将道成肉身的概念作为基督论的出发点，但它肯定了一个不能抛弃的真理。所有这些都是潘能伯格的引文。在耶稣身上，上帝自己从他的异性中来到我们的世界，以人的形式出现，这样一来，我们回想起来就知道，父子关系一直属于上帝的本质，现在获得了物质形式。

我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也持类似的看法。我们知道上帝一直以三位一体的形式存在，但我们是在圣子的化身中了解到这一点的。我们并不是从旧约本身中了解到这一点的。

哦，在我看来，你可以找到预期，但你注意到它们从耶稣复活开始回顾。所以，在道成肉身中我们明白上帝是二合一的。在五旬节我们明白上帝是三合一的，我们正确地将这一点追溯到永恒，事实上，这是基于某些新约陈述的。

潘能伯格断言，耶稣与天父之间的区别也属于三位一体的上帝。因此，潘能伯格的自下而上的基督论提出了成熟的三位一体教义。但这是否意味着耶稣的人性，即真正的人性，被真正的神性所吞噬？潘能伯格回到了 6 世纪拜占庭利昂提乌斯的教义，强调基督的非人性和非人性。

换句话说，他是正统派。但他赶紧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耶稣被分成两种性质。他不接受这种说法。

相反，他谈到了两个互补的方面。克劳斯·鲁尼亚评价说，实际上，潘能伯格的这些话（我不会读，太详细了）不过是基督非人性人性的古老教义。也就是说，不存在单纯的人。

耶稣，上帝，降临并居住在我们心中。而基督的非人性，即从他在玛利亚子宫中的人性之初，他的人性就因与圣子或圣言在玛利亚子宫中的结合而具有非人性。克劳斯·鲁尼亚的评价。

显然，潘能伯格的基督论虽然是从下层开始的，即从历史上的耶稣开始，经过复活的转折点，但最终还是非常接近古典基督论。他可能不想谈论两种性质，而更喜欢谈论耶稣存在的两个互补的整体方面的间接同一性，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观点是迦克墩派传统的变体这一事实。潘能伯格基督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决定从下层发展基督论。

我们相信这种方法有其优点。一方面，它认真对待耶稣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它认真对待他的复活，将其视为耶稣生活和工作的重大转折点。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潘能伯格对圣经中有关耶稣的记载持相当批判的态度，经常使用历史批判法来排除相互矛盾的证据。因此，童贞女生子这一说法与他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不太吻合，被贴上了传说的标签。同样，福音书中耶稣作为弥赛亚和上帝之子的自我意识也被否定了。

克拉斯·鲁尼亚至少对潘能伯格版本的自下而上的基督论表示赞赏，并将其作为其策略的一部分传达给现代人。他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价值，尽管他批评潘能伯格拒绝部分圣经见证。但他接着补充说，我相信我们这些生活在保罗和约翰之后的人必须用自上而下的基督论来补充自下而上的基督论。

我衷心同意这一点。最后，潘能伯格坚持自下而上的基督论，也一定是他最终得出所有人的末世论本质论的原因。在耶稣身上，上帝的本质和人的本质融为一体。

潘能伯格说，这发生在耶稣历史生活的特殊性中，但他马上又补充说，将来，这种融合将扩展到所有人类现实。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来，自下而上的基督论是否不会导致人类的神化，事实上，不会导致普遍主义。当然，我对潘能伯格的这一观点持不同意见，事实上，我拒绝接受它。

因此，评价褒贬不一，但尽管巴特比旧自由主义者更好，而布尔特曼则是一个严重的叛教者，巴特的观点更容易被接受，尽管并不完全正统。即便如此，与布尔特曼相比，潘能伯格要好得多，事实上，他比布尔特曼更好，我们将在下一讲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基督论的教学。这是第 7 节，现代基督论，第 2 部分，卡尔·巴特、鲁道夫·布尔特曼和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